宋代染纈之技術

趙 雅 書

纈的原義是「綵文之繪」，古代織染的品類很多，其中在光身的絲綢或棉、麻織物上，用染料顏色經過加工，在布面上顯出花紋圖案的，謂之染纈。由於麻織品的重要性稍次，以及棉布是從明代以後才開始大量生產的，故論及宋代以前的染纈，主要是指絲綢印花。

本來絲織物的加工技術種類繁多，名目各異，但大致約可分爲兩類：第一類是包括色彩複雜的文錦，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綺、縠、綾、羅，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，薄如煙霧的輕容紗、鮫綃紗，這些絲織物，除了剪絨之外，其餘加工的方法，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，一氣呵成。大概都是先染絲而後織。[1] 第二類則是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、堆綾、泥金銀繪畫、染纈等。[2] 加工的方法，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，或衣裙材料成品上，另外再經過一些複雜的手續而完成的。

染纈之起源，是甚爲久遠，長沙的戰國楚墓，就曾有過印花絲綢出土，秦漢與六朝都有服纈的記載，但大體上到了唐代，技術才十分成熟，而且到了唐代以後才盛行染纈，因此宋代染纈之技術，也大多是承襲唐代而來的。[3] 染纈的應用十分廣泛，舉凡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，和家庭日用的屏風、幛幔等，均取材於是。分析宋代的染纈技術，仍不脫出唐代的範圍，即蠟纈、夾纈、絞纈等三種，玆分述如下：

(一) 蠟 纈

蠟纈也就是蠟染，起源很古，但它確實發生於何時及何地，則有不同的說法，[4] 不過雖不能確鑿證明蠟染術是起源於中國，但它應該已是中國傳之久遠的一種染藝，這是毫無問題的。蠟纈，通常的印染方法是，將作爲印染的素地織物綳緊，夾在夾板中間。夾板的一面刻了花紋，像剪紙一樣，把圖案花紋鏤空。在鏤空的地方塗上蠟溶液，蠟乾了，解去夾板，留下來的蠟溶液便等於圖案的形象了。接着再把織物投進預先調好顏色

---

[1] 宋應星「天工開物」，卷上，頁四十。（菅生堂）

[2] 參考沈從文「談染纈」。（文物）

[3] 同註2。並見傳芸子「正倉院考古記」頁，二十六至三十二。並見民國67年2月16日中央日報，莊伯和「絲綢加工」。

[4] 例如美人 Ernst Muehling 認爲蠟染發生於爪哇；Vivian Stein 認爲爪哇的蠟染術，乃是晚近的事，應發生於埃及或中國，經過印度才傳入爪哇的；日人佐野猛夫則認爲蠟染約在紀元前五世紀時發生在印度，到了五世紀時，才分別西傳波斯、埃及，東傳中國、日本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染靛裏，染足時間之後，取起掠乾，織物的素地便成了原先所要求的顏色。最後是把織物上的蠟剝掉，因爲織物有蠟的地方是不透染料的，這時候便在有色的織物上留下素色的圖案形象了，這便是蠟纈。[5]

蠟纈的染色，又分爲單色染與複色染兩種，複色染有套色至四、五種的，因不同的顏色，容易相互浸潤，花頭多比較大，構圖飽滿，特別宜於作幛子，簾幕。元、明時流行的通俗讀物「碎金」綵色篇第二十，記載過九種染纈：檀纈、蜀纈、撮纈（卽撮暈纈）、錦纈、蠶兒纈、漿水纈、三套纈、哲纈、鹿胎斑（卽宋之鹿胎）。[6] 內中的三套纈，大概就是蠟纈中的複色染。宋代在技術上雖無創新，但周邊地區却開始流行。例如西南民間的「點蠟幔」，和廣西黎、傜族精美提花棉布「黎單」。[7] 又宋徐兢「高麗圖經」載：

「纈幕，非古也，先儒謂繫繪染爲文者，謂之纈。麗俗今治纈尤工，其質本文羅，花色卽黃、白相間，爛然可觀。其花上爲火珠，四垂寶網，下有蓮花臺座，如釋氏所謂浮屠狀，然猶非貴人所用，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。」[8]

這也是蠟纈，當然是從唐代傳過去的染纈法。日本正倉院所藏之蔴纈，也是一種蠟染，「正倉院考古記」載：

「所謂蔴纈，係以蜜臘於布上描成文樣，浸染料中，及臘脫落，留其文樣，再蒸而精製之乃成。更有施二三重染者，尤形麗巧。……蔴纈之法，恐亦爲唐代工藝美術，前述之五絃琵琶，據東大寺獻物帳，原納於淺綠蔴纈裏紫綾袋中，恐係同時自唐將來之物。又以上夾纈、蔴纈兩種屏風，其構圖及題材，多屬中國產物與波斯作風，觀之不似日本製者；但其技巧，天平時代（七二四——七八一）確已傳來，摹仿製作成功。今院藏未陳列之十二櫃古錦綾殘片中，其施以夾纈、蔴纈染色法者，尤多不可勝記。姑舉一、二例，如天平勝寶六年（七五四）東大寺某佛壇所用之幡，其垂脚卽有絁質蔴纈與羅質夾纈者兩種，今存斷片多枚。蔴纈染色，爲用較宏，是時併有應用於衣料上者；今存絁質蔴纈殘闕衣服二片。又天平勝寶四年（七五二）大佛開眼法會時，樂舞中唐散樂渾脫所用之舞衣，亦用絁質蔴纈者，殘片猶存，俱爲當時已有此二種染法之證。」

以上雖是唐物，不過北宋時必也流行着這種纈才對。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中，有兩三位婦人的衣裙，便是屬蠟纈或夾纈。[9] 另外「宋史」儀衞志中，有甚多染纈作軍服的記

---

[5] 參考黃蒙田「文物欣賞隨筆」。

[6] 同註3。

[7] 同註2。

[8] 「高麗圖經」，卷二十八，頁一。（筆記小說大觀）

[9] 同註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載，這種染纈團花小袖齊膝襖子以及花纈帽，都是此類蠟纈。又有羅漢身上披的袈裟，叫做「山水衲纈」的水田衣。

(二) 夾 纈

夾纈的製作方法，與蠟纈類似，也是用鏤空夾板把絲綢夾住，不過在夾板鏤空的部分不用蠟溶液，而是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（一般用豆漿和石灰作成），它附着於織物的黏性很大，也不能透過染料。待乾後投入染缸加染，染後再晾乾，刮去漿粉，花紋就明白現出。宋人筆記所說的「藥斑布」；「碎金」所說的「漿水纈」，都是夾纈。「古今圖書集成」方輿彙編職方典蘇州府部引舊記載：

「藥斑布，出嘉定及安亭鎮，宋嘉泰中，有歸姓者創爲之，以布抹灰藥而染青，候乾，去灰藥，則青白相間，有人物、花鳥、詩詞各色，充衾幔之用。」[10]

這種印花布卽是用夾纈的方法，也是近代流行於江南、兩湖、皖、魯和西南地區藍印花布的前身。不過宋人作的「嶺外代答」記載：

「猺人以藍染布爲斑，其紋極細，其法以木板二片。鏤成細花，用以夾布，而鎔蠟灌於鏤中，而後乃釋板取布，投諸藍中，布旣受藍，則煮布以去其蠟，故能受成極細斑花，爛然可觀。故夫染斑之法，莫猺人若也。」[11]

此種藍印花布似爲蠟纈，不過蠟纈與夾纈本來就差異不大，因除使用的材料不同之外，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。也有人曾把蠟纈歸納在夾纈之內，作爲染纈的一個品類，當然若嚴格分起來，應該還是染纈的兩個品類。不過藍印花布比較複雜，因其所使用的夾板時有改變，較後時間的夾板，實際上是塗了桐油或柿漆的厚紙板，用刻刀在上面刻出花紋，鏤空的地方塗上漿料。還有染藍布用的靛藍，是民間出產的植物染料，這種青色一旦染在白布上便染得很牢，永不脫色，甚至是愈洗愈明。

「正倉院考古記」記載夾纈的歷史稱：

「夾纈一作『夾頡』，爲盛唐流行之一種染色工藝。

法以二板鏤同樣圖案花紋，夾帛染之，並可施以二三重染色，染畢解板，花紋相對，左右均整，色彩宜人。原田淑人博士考此，據唐語林言：玄宗時柳婕妤之妹創此，始秘終傳。[12] 實則隋大業（六〇五—六一六）中，煬帝已有『五色夾纈花羅

---

[10] 「古今圖書集成」[15]，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六百八十一卷蘇州府部，頁五五七。（文星）

[11] 「嶺外代答」，卷六，頁五。（筆記小說大觀）

[12] 原田淑人講，錢稻孫譯：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古文化之關係頁四〇（泉湧譯叢本）。附唐語林卷四：「玄宗柳婕妤，有才學，上甚重之。婕妤適趙氏，性巧慧，因使工鏤版爲雜花象之，而爲夾結。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，上見而賞之，因勅宮中依樣製之。當時甚秘，後出遍於天下。」

裙』[13]之製，當時流布臣間，必爲不少。柳婕妤之妹恐係悟得其技巧，因以傳世耳。開元九年（七二一）安祿山獻俘入京，玄宗亦有『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』之賜，[14]……斯種技巧，直至明代猶盛，……今北方鄉人尚存其法，偶於北京街頭見有匠人夾布印染者，（當指民國三十年以前）然文樣簡陋，色彩俗惡，遜昔已不啻天壤！」[15]

所謂「至明代猶盛」，也間接說明了宋代也是很興盛的，唐時屬於宮廷貴族的工藝，入宋以後則漸漸普及於民間。宋代染纈用花板，較早的記載，有北宋張齊賢的「**洛陽舊聞記**」：

「開寶初，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，能打裝花襭（纈），衆謂之李裝花……」[16]

其次，到了宋徽宗時，曾下詔：

「後苑造纈帛，蓋自元豐初置爲行軍之號，又爲衞士之衣，以辨姦詐，遂禁民間打造，令開封府申嚴其禁，客旅不許興販纈板。」[17]

不過這個禁令，到南宋以後，似乎就解除了，像朱熹上疏抨擊唐仲友時就曾說過：

「又乘勢雕造花板，印染斑纈之屬，凡數十斤，發歸本家綵帛鋪，充染帛用。」[18]

此外「**東京夢華錄**」的「綵幕繳（結）絡」，[19]以及「**夢粱錄**」談臨安市容，曾提及的許多綵帛鋪。[20]其部分當指印花纈帛（夾纈）。從資料上來看，宋代是要較唐代更爲普遍，尤其是在民間。

㈢ 絞 纈

絞纈是把成匹絲綢，或衣裙成品，將所需要的部分用線縛着、縫着，或作成一定襞折，用線訂固，染後曬乾，再剪去線結，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，有蝴蝶、海棠、蠟梅、水仙等花樣。宋人筆記中的「撮暈花樣」、「瑪瑙纈」；「碎金」中的「鹿胎纈」；這些都是絞纈。一般說來，絞纈的作法比較簡便，能隨心所欲作成個人愛好的花樣，不受纈板限制，故在當時的應用上非常普遍。絞纈和其他染纈一樣，也可使用套色加工。「

---

[13] 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：「隋大業中，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，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。」（**古今逸史本**）

[14] 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卷上（**學海類編本**）。

[15] 同註3。

[16] 「**知不足齋叢書**」，「**洛陽舊聞記**」，卷四，頁十一。

[17] 「**宋史**」(4)，卷一五三輿服志，頁十六。（藝文）

[18] 「**朱文公文集**」，卷十八，頁二七六。（**四部叢刊**）

[19] 「**東京夢華錄注**」，卷七，頁二〇六。（世界）

[20] 「**夢粱錄**」，卷二十，頁一至三。（**筆記小說大觀**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撮暈」和「鹿胎」在北宋時都曾特別提出而加以法律禁止，這反映出此類高級染纈的加工技術必相當煩瑣，並不下於套色蠟染。[21]「宋史」食貨志載：

「太宗……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，自今非供軍布帛，其錦、綺、鹿胎、透背……不須買織民間。」[22]

「天聖中，詔減兩蜀歲輸錦、綺、鹿胎、透背、欹正之半。」[23]

「景祐……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、鹿胎；慶曆四年，復減半，既而又減梓路歲輸絹三之一，紅錦、鹿胎半之。」[24]

由上列的禁令，似知「鹿胎」以四川的生產特別講究。那麼「鹿胎」是什麼東西呢？歐陽修「洛陽牡丹記」載：

「鹿胎花者，多葉紫花，有白點如鹿胎之紋……」[25]

可知鹿胎爲紫地白花。不過陸游「天彭牡丹譜」却載：

「鹿胎紅者，鶴領紅子，花色紅，微帶黃，上有白點如鹿胎，極花工之妙。歐陽公花品，有鹿胎花者，刀（乃）紫花，與此頗異。」[26]

可見也有紅地白斑的。又宋周敦「洛陽花木記」載：

「芍藥……黃纈子……紅纈子……紫纈子……白纈子……」[27]

可知有用芍藥花樣的，至少且有黃、紅、紫三色。至爲白纈子，注明爲千葉白花，又可知花是本色，底子染綠，如宋王觀「芍藥譜」所說的：

「白纈子也，如小旋心狀，頂上四向葉端，點小殷紅色，每一朵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，象衣中之點纈也。」[28]

「芍藥譜」又說：

「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；」[29]

故得知湖纈是深淺紅相染的。由以上的這些著錄，可以得到絞纈、鹿胎基本紋樣的若干種面貌，並知宋人工藝圖案是着重寫實的。

染纈雖不始於宋代，而且唐代就早已流行，但在宋代却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因爲

---

[21] 同註2。

[22] 「宋史」，卷一七五食貨志，頁一。（藝文）

[23] 同註22，頁二。

[24] 同註23。

[25] 「百川學海」（藝文），「洛陽牡丹記」，頁五。

[26] 「天彭牡丹譜」，頁十。（香豔叢書）

[27] 「說郛」（新興），卷二十六，頁十四，「洛陽花木記」。

[28] 「說郛」，卷七十，頁二十七，「芍藥譜」。

[29] 同註28，頁三十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中國大量生產絲織物是宋代以後的事。唐以前染纈工藝主要仍是宮廷、貴族在使用，而宋以後則慢慢普及民間。復由於累積的經驗，知道棉、麻織物較軟絹更適合染纈，故染纈多元化的應用，也是從宋代開始的。其次，因大量生產導致成本降低，故其價格常較錦繡爲廉，更有普遍性，如「宋史」輿服志載：

「靖康之末，累朝法物淪沒於金，中興掇拾散逸，參酌時宜、務從省約，凡用錦繡皆易以纈。」[30]

染纈之應用，是要較精製絲織品普遍多了。從開封府官方設置西內染院的六百一十三人工場規模，[31] 一直到只有一人經營小推車的「諸般染鋪」。[32] 在宋代，染纈是在被廣泛地應用着，如宋陳世崇「隨隱漫錄」載：

「紅地方勝練鵲纈羅衫……青地荷蓮纈羅衫……紅地黃白獅子纈羅衫……三色纈衫……」[33]

以及「夢粱錄」載：

「劉家、呂家、陳家綵帛鋪……市西坊北鉏家綵帛鋪……清河坊顧家綵帛鋪……其餘坊巷、橋道、院落、縱橫城（臨安）內外數十萬戶口，莫知其數，處處各有……綵帛……等鋪……」[34]

此外嫁娶亦以綵帛相送，[35] 足可見其情形之一般了。又宋趙彥衛「雲麓漫鈔」載：

「淸微子服飾變古錄云：燕脂斜製以紅藍汁凝而爲之，以賜宮人塗之，號爲桃花粉，藍地冰淸含之色鮮，至唐頗進貢，惟后妃得賜，曰燕脂。崔豹古今注云：燕支葉似蘇，花似蒲，出西方，土人以染名爲燕支，非燕支花所染也，燕支花自爲紅藍耳，舊謂赤白之間爲紅，卽今所謂紅藍也。西河舊事云：失我祁連嶺，使我六畜不蕃殖，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婦人無顏色，北方有紅焉支山，山多藍，北人採其花染緋，取其英鮮者作燕脂。本草：紅藍花堪作燕脂生，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。博物志云：黃藍，張騫所得，今滄魏亦種。近世人多種之，收其花俟乾以染帛，色鮮於茜，謂之眞紅，亦曰乾紅，目其草曰紅花，以染帛之餘爲燕支，乾草初漬則色黃，故又爲黃藍也。史記貨殖傳，若千畝巵茜；徐廣注云巵音支，鮮支也；茜音倩，一名紅藍，其花染繪亦黃也。又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，而今之茜，又謂之烏紅，係用

---

30 「宋史」，卷一四九輿服志，頁二。

31 「宋會要輯稿」，職官二九，頁二九九一。（世界）

32 「東京夢華錄注」，卷六，頁一八三。（世界）

33 「隨隱漫錄」，卷二，頁五。（筆記小說大觀）

34 「夢粱錄」，卷十三，頁二至三。（筆記小說大觀）

35 「夢粱錄」，卷二十，頁一至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蘇木煮木染成，非古之茜矣！」[36]

由這一段話可知古代主要的紅色染料是紅花，而紅花出西北，故北朝有「涼州緋色爲天下之最」的話，入唐復全國遍植紅花。但到了宋代以後由南海大量運入蘇木，故宋代染纈在主要染料方面，還有異於唐代的獨特性。

染纈的圖樣，雖然不斷在進步發展中，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，以前曾流行過的許多美觀而簡便花樣，也會照例保留下來。宋初陶穀的「清異錄」載：

「顯德中，創行尊重纈，淡墨體，花深黃。工部侍郎陳昌達好緣飾，家貧，貨琴劍作纈帳一具。」[37]

爲了個人愛好，窮書生連自己的琴與劍都賣出去了，只是爲了換取一頂應時新染之纈帳，這固然是因爲個人的極端喜愛，但一方面却反應了社會風氣的影響，以及說明了染纈的新花樣是如何地流行。這種深色地花纈，到北宋時還流行著，後來才被政府用法令禁止，而技術慢慢失傳。宋錦中有「皂方團白花」、「褐方團白花」等名目，按織錦織不出這種花樣，如從染纈方面去研究，還有些線索可尋。「宋史」輿服志載：

「又禁民間服皂班纈衣；仁宗天聖三年，詔在宗士庶，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，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，婦女不得將白色、褐色毛段，並淡褐色匹帛製造衣服，令開封限十月斷絕。」[38]

詔令中所舉的「黑褐地白花衣服，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」，都明指是染纈。一種日用生產品要由政府用法令來禁止，可知成品流行程度必已相當普遍，生產時且相當費工。北宋染纈禁令中，還有禁止「跋遮鄰纈」一項，[39] 初步研究後，當指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，這是一種高級絲織物的加工技術。至於宋代政府爲何要禁纈，當與風俗有關，因染纈多用於熟軟薄質的絲綢上，婦女、歌妓、舞女的衣裙多用之，服飾的加工多利用五色奪目的彩繡、鏤金繡和泥金繪畫，穿著艷麗，有傷風化，宋人風氣實較唐人樸素。筆者曾統計過宋代五十一次禁止奢侈詔令中，[40] 大部分都有染纈。元明以後，染纈的逐漸衰落及花樣流向瓷器，似與禁令有關，當然被棉布印花所取代，也是理由之一。包括了染纈技術在內，這才構成了完全的機織技術，宋代絲織品花樣豐富，與染纈實有莫大的關係。

---

[36] 「雲麓漫鈔」，卷一，頁七。

[37] 「實顏堂秘笈」（藝文），「清異錄」，卷之三，頁二十七。

[38] 「宋史」，卷一五三輿服志，頁十四至十五。

[39] 同註38，頁十四。

[40] 拙著「蠶桑業與絲織業在宋代的經濟地位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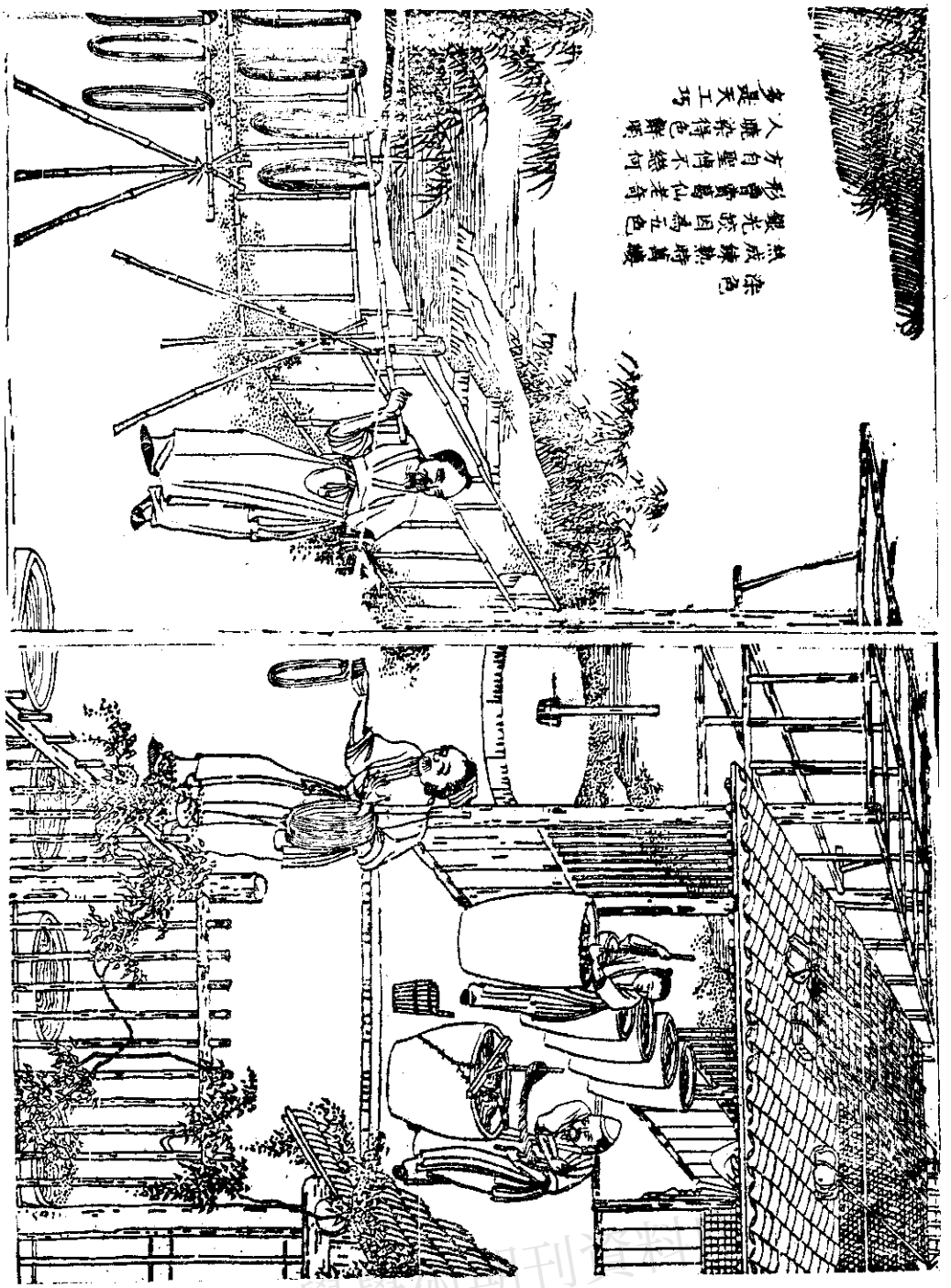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一「鹿草木夾屏風」殘纈闕，高一・四九米，寬五六厘這（日本正倉院藏）



圖二「樑地象不蔴纈屏風」殘闕，高一・六三米，寬五六厘。（日本正倉院藏）



圖三 宋人「蠶織圖」中染色的畫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